四書考異

四書考異上　　總考十三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論語各本

論衡正說篇曰武帝得古文二十一篇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讚或是或誤

周應賓九經考異曰河間論語漢藝文志所不載今不可曉意必河間獻王所得而王充嘗見之者也今說文所引有逸論語或者其遺文乎

按此不惟漢志不載諸儒皆絕口不言據云古文二十一篇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當時齊論已多於

古二篇魯論則有少無多是則河間論語當有七篇也然今不可考矣

漢書藝文志論語十二家有燕傳說三卷

按漢時通謂論語爲傳燕傳猶言燕論語故劉氏錄論語類也說猶齊論之有齊說魯論之有夏侯等說也此燕傳疑卽王氏所云河間論語河間雖故趙地而偪近于燕或河間獻王得自燕境因一稱燕傳歟河間七篇而此傳說三卷不同者猶齊論二十二篇齊說則二十九篇劉歆時燕傳已亡所存惟其義說故三與七數有異歟是書亡佚既久世漸不知其目是一是二孰能明敎之者

集解敘曰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

漢書張禹傳曰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元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採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廢

經典釋文曰禹本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

隋書經籍志曰張氏晚講齊說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繁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周氏包氏爲之章句馬融又爲之訓

皇氏疏曰禹於二論之中擇善者抄集別爲一論也

邢氏疏曰張禹以上至夏侯勝以來但師資誦說而已雖說有異同皆不著篇簡以爲傳注自包氏周氏等爲此論語訓解有二十家

陳士元論語類考曰禹主齊二十篇除齊二篇稱張侯論今所傳論語是已

按今以二十篇爲定無問王知道二篇實肇始于張侯而謂今本即張侯論則非也張侯但兼講齊未嘗及古三論之合蓋又鄭氏所參

集解敘曰漢末大司農鄭元就魯論篇章考齊古以爲注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

皇疏曰鄭康成考校齊魯二論亦注于張論也

邢疏曰就魯論篇章者謂二十篇也蓋張禹擇齊魯之善而爲論鄭元考齊古之長而爲注

經典釋文曰鄭以齊古讀正魯論凡五十事

隋書經籍志曰鄭以張侯論參校爲注魏吏部尚書何晏又爲集解是後諸儒多爲之訓梁陳之時惟鄭氏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

漢志考證曰林艾軒謂康成溺於章句其竄定論語未必審也許氏說文有所謂逸論語是康成之說未行而論語散逸已有不傳者

論孟集註考證曰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由是三論始合爲今定本

按鄭氏以齊古正魯凡五十事釋文中錄存其半皆云魯讀爲某今從古而未有從齊一事蓋齊論可從者已經張侯採定鄭氏惟參考古論之用力多耳此五十事既與張侯不同張侯論之非今論也明矣而鄭氏本仍未得謂即今本請更觀下

晉書鄭沖傳曰沖與何晏孫邕曹羲荀顗共集論語諸家訓注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義有不安輒改易之名曰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傳焉

經典釋文曰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元陳羣

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己意爲集解盛行於世今據爲本

經義考曰鄭氏注與今文不同者衆星共之共作拱先生饌饌作餕云食餘曰餕舉直錯諸枉錯作措云投也下同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無也字必也射乎必也句截哀公問社社作主云主田主無適也無莫也適作敵莫音慕云無所貪慕也吾黨之小子句截則吾必在汶上矣無則吾二字子之燕居燕作宴子疾病無病字冕衣裳者冕作弁異乎三子者之撰作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詠而歸作饋云饋酒食也子之迂也迂作于往也直躬作弓云直人名弓子貢方人方作謗某何爲是栖栖

者與無爲字在陳絶糧作粻音長下糧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作封內歸孔子豚歸作饋惡徼以爲直者徼作繳齊人歸女樂歸亦作饋朱張作侏張陟留反厲己讀爲賴云恃賴也

按右皆見陸氏釋文釋文以何晏集解爲本而鄭本與之異者如許叉羣經音辨載鄭讀鞠躬爲鞠窮禪諶爲卑諶公羊傳疏謂鄭讀友便辟爲便譬左傳疏謂鄭讀東周爲成周釋文中猶未收錄故曰鄭本仍未得謂卽今本也然就釋文所主何本考之其文之不同於今猶復紛紛如無友不如己者無作毋如琢如磨磨作靡患不知人也無人字孝乎惟孝乎作于

奚其爲爲政下有也字以雍徹徹作撤縲絏之中絏作紲子使漆雕開雕作彫吾與女女作爾三人行必有我師三上有我字有作得君取於吳取作娶君子人也無人字予有亂臣十人無臣字衣敝縕袍敝作弊沒階趨下無進字朝服而立於阼下無階字加朝服拖紳拖作拕居不容容作客季康子問弟子無季字可謂大臣與臣作恧亦各言其志也無也字草上之風上作尚無所措手足措作錯褓負其子褓作繈無欲速無作毋飯疏食沒齒疏作蔬子言衛靈公言作曰某何爲是栖栖無爲是二字虎兕出於柙柙作匣後世必爲子孫憂無後世二字莞爾而笑莞作莧

穿窬之盜窬作踰是魯孔某之徒與無是魯二字某作子不施其親施作弛其不可者拒之拒作距出納之吝納作內子曰不知命子上有孔字又公冶篇巧言章上無子曰字鄉黨篇時哉無重文由是觀之雖何氏本亦未得云即今本也近刋論語注疏名依何氏凡此異文俱經竄改惟分章不同十餘處略存其舊蓋自集註本盛行人間俗儒狃於習見冒昧雌黃學者毋遂謂集解集註經文無小異也

王溥五代會要曰後唐長興三年中書門下奏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敕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本句度抄寫子細看讀然後顧召匠人各部隨帙刻印

板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不得更使雜本交錯

玉海曰端拱元年司業孔維等奉勅校勘五經正義詔國子監鏤板行之三年三月命邢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傳正義又重定孝經論語爾雅正義四年十月命悉摹板頒行

郡齋讀書志曰議者謂太和石本寫授非精而世以長興板本爲便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舛誤無由參校判知其謬猶以爲官旣刊定難以獨改由此而觀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

按九經之有板本自長興始時所刊惟正文也宋端

拱始全刊注疏二本俱但有論語庸學其孟子又始
刊自祥符七年長興板本今不可見據云抄自石經
石經則可見者也釋文本所異於今石經惟仍漆彫
開我三人行朝服拖紳居不客四科而石經別自有
異今處蓋唐太和七年刊石立學去貞觀癸卯陸氏
作釋文時已百九十年矣其間雜本交錯學者無所
折衷故經文復多變易太和至長興又距百年獨得
句度抄寫無煩參考則自石經刊而雜本息也石經
異今處論語中凡二十餘條在長興本或如其所異
端拱本當不然何也長興依石而端拱重定正義必
又儺校於各舊本矣然則今之所異於石經乃爲端

拱時改正而端拱一正之後經文遂自此大定也朱子集註遵其本朝所頒行本惟以王室南遷經皆重刻其閒不能無一二字傳度之異要其異焉者寡矣總之雕板行而諸經之本歸於大同其源則由太和之立石經集註出而四書之本稱爲大定其基則肇端拱之刋正義論語如是大學中庸亦如是孟子雖無石經而板本成於宋初其因承當亦類是

集註曰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

集註考證曰舊來經書無印本大學博士兼立諸家之本學者所在傳寫自五代唐明宗長興以來國子監始有板本然與開元本已微有不同開元本明皇所定有

司所寫已與古本不同自來民間寫本猶有存者故劉忠定倘得見他論

錢曾讀書敏求記曰予得高麗鈔本何晏集解文與中華本時或小異如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不可得而聞也已矣俱當從之爲是此書乃遼海道蕭公應宮監軍朝鮮時所得予以重價購得于公之仍孫筆畫奇古如六朝初唐人隸書碑版居然遼海舊鈔末題二行云堺浦道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正平甲辰五月誌未知正平是朝鮮何時年號俟續考之

按宋初處雜本交錯已收民間寫本不用而劉公猶讀他論求子且據以正五十字誤卽海外別本求子

亦嘗於孟子註中採取蓋可備參訂士君子雖細不

捐也日本國皇侃義疏文亦多異詳見後篇

岳珂九經沿革例曰九經本行於世多矣率以見行監本爲宗而不能無譌謬脫略之患蓋京師胄監經史多仍五季之舊今故家往往有之實與俗本無大相遠紹興初僅取刻板於江南諸州視京師平承監本又相遠甚與瀶撫閩蜀諸本互爲異同嘉定時朝廷命胄監刊正經籍司成謂無以易柯山毛居正取六經三傳諸本參以子史字書研究異同毫釐必較儒官稱嘆莫有異辭刊修僅及四經猶以工人憚煩詭竄墨本以給有司而誤字未嘗改者什二三是時以後無復以爲意矣今

世所傳本互有得失前輩謂興國于氏及建余氏本爲最善逮詳考之亦此善於彼耳皆不足以言善也

按岳氏所舉有二十三本俱統九經言論語庸學備有孟子則蜀注疏與元祐後刊各本有之庋朱子所從當屬紹興初監本何也岳氏云九經悉以見行監本爲宗李氏朝野雜記云監本書籍者紹興年所刊也宋自紹興紀年其後爲隆興爲乾道爲淳熙皆未有重刊經籍事朱子當淳熙朝著集註章句時舉世所宗行紹興本耳岳氏言其本不無譌謬脫略之患而朱子得無患者蓋又旁取及各本參較也註中引他論外復有釋文本石經本福州國初寫本於孟子

更及外國本略可見矣或問今坊刻四書必題監本
其即緣起於紹興監本耶曰非也紹興本論語自論
語孟子自孟子大學中庸則猶雜戴記中胄監內並
未有合刊之四書且三經依舊爲本而大學經傳乃
屬朱子更定安得題之曰監本耶理宗詔以朱子大
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其時方可加監本之題
而朱子未以四書總號其書理宗立學之詔亦不謂
之四書仍未應題監本四書也元時始有四書稱而
前明　本朝國子監刊刻諸經皆合朱子章句集註
爲四書是則明稱監本當但從明今稱監本當但從
今如岳氏所云見行監本爲宗焉耳

蘭谿章鼎基 劉岐 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十四

仁和翟灝晴江學

舊稱論語爲傳

漢書魯恭王餘傳曰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論衡正說篇曰漢武帝發取孔壁古文至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安國以敎魯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論語

尚書正義曰序言書及傳論語孝經正謂論語孝經爲傳也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

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為傳也以論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書也

按論語名見禮坊記及今家語弟子解今家語不可信坊記可信也葢自孔氏門人相論纂畢遂題之為論語矣漢文帝朝則已置論語博士王充云孔安國以授扶卿始曰論語非也論語孝經等博士當時亦稱傳記博士其所以謂傳邢氏論語疏與書正義說同陸氏尚書釋文別具有二說一云傳謂春秋也一云謂周易十翼均於各裁籍略無印證不足為典據

也兩漢來稱論語爲傳者甚多今略薈稡於左以見

孔邢二氏說之必無以易自唐以下不盡緐徵

漢書揚雄傳贊曰傳莫大於論語

後漢書光武十王傳曰沛獻王輔善說孝經論語傳

史記封禪書引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廢三年不爲樂樂必壞李將軍傳贊引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滑稽傳引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漢書宣帝紀引傳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平帝紀引傳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元帝紀引傳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劉歆傳引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

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鼂錯傳引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宣元六王傳引傳曰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又韋元成傳曰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傅喜傳曰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外戚傳曰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

又貢禹傳禹乞骸骨元帝詔答之引傳曰亡懷土師古注謂即論語小人懷土

後漢書安帝紀引傳曰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將焉用彼相矣鄧皇后紀引傳曰非其時不食又曰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又黃瓊傳李固遺瓊書引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唐

章懷太子注謂卽論語無可無不可

袁宏後漢紀和帝永元十年詔引傳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又桓帝紀論引傳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天下有道庶人不議

京房易傳引傳曰德不孤必有鄰

揚雄法言孝至篇曰吾聞諸傳老則戒之在得

班昭東征賦曰小人性之懷土兮自書傳而有焉

論衡率性篇引傳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蔡邕陳太邱碑引傳曰郁郁乎文哉

三國吳志步隲傳引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晉書禮志引傳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食貨志引傳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刑法志引傳曰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王導傳引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

杜預左傳桓公十一年注引傳曰武王有亂臣十人

劉逵三都賦注亦引傳有亂臣十人

唐書魏徵疏引傳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杜祐疏引傳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劉禹錫疏引傳曰祭神如神在

舊唐書王志愔應正論引傳曰寬則得衆又李晟傳曰傳稱邦有道危言危行

韓文公愈文集禘祫議引傳曰祭如在送孟東野序引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燕喜亭記引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

李文公翱文集答梁載言書引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道四焉又引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與陸傪書引傳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去佛齋文引傳曰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

文苑英華李華正交論引傳曰朋友無大故不棄陸龜蒙送人還太白山序引傳曰仁者壽

按漢以來引述論語文不獨傳之別稱而已間有稱經者前書于定國傳引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若

尚書則當作在予一人是蓋以論語為經也有稱記
者後書趙咨傳引記曰喪與其易也寧戚禮記檀弓
篇雖同此意迥殊此文是以論語為記也有稱論語
說者前書郊祀志引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此實正
文非齊魯諸師所說而加用說字似當時以記錄志
行文稱說也或單稱語後書邳彤傳引語曰一言可
以興邦橋元傳引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
崔駰傳引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桓寬鹽鐵論引
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王肅家語序引語曰牢曰
子云吾不試故藝高誘呂覽注引語曰君子不重則
不威三國志邴原傳注引語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

其死凌統傳注引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皆是也或單稱論如魯論齊論古論他論又漢書張禹傳曰欲爲論念張文史游急就章曰宦學諷誦孝經論淮南鴻烈解曰書論所以紀綱道德王道中說曰論失于齊魯蔡邕釋衡方碑曰仲尼既殁諸子綴論所云論均謂論語而趙岐孟子章句凡稱及論語如論之一篇論四百八十六章論曰詩三百論曰衆好之必察焉論曰悻悻然小人哉論曰不有博奕者乎悉祇云論也再考論語所記不盡孔子之言有動容有弟子言有古聖賢事而引述之者每概題孔子曰字如漢章帝正經義詔引孔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

思仁在其中矣司馬遷宋世家贊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田叔傳贊曰孔子稱居是國必聞其政劉向說苑引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新序引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班固藝文志引孔子曰所重民食白虎通引孔子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應劭風俗通引孔子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又曰孔子稱可以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王充論衡引孔子曰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鄭康成曲禮注引孔子曰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玉藻注引孔

子曰素衣麑裘孔子曰緇衣羔裘孔子曰黃衣狐裘何休公羊傳注引孔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蔡邕封事曰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下逮魏晉更不勝舉斯皆顯然易辨之文何致混誤繁多乃爾或者謂論語之書當時似亦別稱孔子如孟子書之稱孟子者然據尸子廣澤篇云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嘗以孔子雜諸子中論衡率性篇言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中最卓者也此雖陽尊孔子而時之等孔子於諸子亦已露言下矣或者之言容不虛妄

金華姜志望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十五

仁和翟灝晴江學

尊立論語

玉海曰漢孝文帝置論語博士

唐書薛放傳曰論語六經之菁華也漢時論語首列於學官

浦起龍史通通釋曰藝文志論論語云漢興有齊魯之學是則漢初師承講授固在壞宅發壁之前矣即以史記世家驗之所採略具而傳首伯夷篇亦屢述之可見其不絶於時也唐薛放云漢時論語首立學官更當有據也

按後漢將作大匠翟酺言孝文始置一經博士王伯厚考諸漢史文帝時申公韓嬰皆以詩爲博士五經之列學官者惟詩而已趙岐孟子題辭云孝文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朱子謂此事在漢書無可考玉海所云蓋惟本自趙氏然趙氏不妄言也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曰孝文時尚書初出屋壁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立於學官爲置博士時所稱傳即論語孟子類也則雖未明言論語孟子而已甚足與趙語相發

漢書昭帝紀始元五年詔曰朕初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

學高第各一人

又平帝紀曰元始五年徵天下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爲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

按漢元朔時限以四科察士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此以經學舉士之始而總謂之經其兼論語與否尙未審知始元元始二事俱有論語明文則前此亦或兼之可推

漢書夏侯勝傳曰勝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尙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

又張禹傳曰甘露中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其經學精習有師法試爲博士初元中

博士鄭寬中薦言禹善論語詔令授太子論語成帝即位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己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

後漢書包咸傳曰咸少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永平五年遷大鴻臚經傳有疑帝輒遣小黃門就舍即問咸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文獻通考曰漢章帝元和二年春帝幸闕里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

按後世經筵講讀之制實自張包等事發端而儼然設筵開講惟章帝命講論語先焉

集解序疏曰張禹以論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

句列於學官

按西漢惟古論未立故孔安國不得名家齊論有王吉名家魯論龔韋扶夏侯蕭張皆名家則二論時並列學可知惟張禹以齊論之章採合於魯除其多出二篇齊論乃漸以廢魯論則變稱張侯論而學官中僅此一論矣邢氏此疏蓋獨就張侯論言之非謂論至後漢始得列於學也班志但以名家人見經之立與不立而世率以闕略疑之非是

北史儒林傳序曰漢世鄭元並爲衆經注解元易詩書禮論語孝經大行河北諸學徒莫不通講論語孝經

後漢書徐防傳疏請博士及甲乙試策宜從其家章句

開五十難以試之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

劉珍等東觀漢紀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

按防意以論語爲人人通講章句詳正不若諸經之各從其家故請勿射策而仍令通度則試諸經者皆當於論語倍文諷義爲第蓋已如唐制之必兼通矣

晉書禮志曰魏齊王正始二年二月帝講論語通使太子釋奠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元帝太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太子並親釋奠

又荀崧傳曰元帝時修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

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崧上疏言博士舊置十九人今諸經合止九人九人以外猶宜增四識者多請從崧奏

按後漢百官志太常博士凡十四人易四施孟梁邱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詩三齊魯韓禮二大小戴春秋二嚴顏論語孝經未及據通典載漢小郡都尉博士督郵板狀曰通易尚書詩禮春秋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奥都尉博士猶講授論語太常博士詎輒不講授歟此正可與徐防事互爲發明葢其時諸經皆兼論語故不復設專官耳晉置九人雖較

漢簡省而論語博士乃與孝經專設又經術中一令
典也舊十四人而荀云十九人者朱浮傳請廣選博
士疏有伏閤詔書更試五人之語與之脗合
宋書百官志曰國子助教十人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周
官儀禮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各爲一經論語孝
經爲一經合十經助教分掌
按前荀崧傳以經數計之當有博士十人而云止九
人蓋亦合論語孝經爲一然合置一官未嘗合稱一
經也唐韋處厚撥易詩書春秋禮孝經論語粹要題
之曰六經法言經共七而云六乃取意於宋書
魏書高閭傳曰高祖曰論語稱冉子退朝孔子問曰何

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者是政何者是事周對曰臣聞政者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敎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高祖曰若君命爲政子夏爲莒父宰問政此應奉命而已何得稱政尙書游明根曰子夏宰民故得稱政帝善之

北史沈重傳曰授重露門博士於露門館爲皇太子講論語

隋書經籍志曰梁陳時以鄭元何晏論語立國學而鄭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學盛於人間

唐書百官志曰五經博士各二人掌以其經之學教國

子周易尚書毛詩左氏春秋禮記爲五經論語孝經爾雅不立學官附中經而已

又歸崇敬傳曰請以禮記左氏春秋爲大經周官儀禮毛詩爲中經尚書周易爲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公羊穀梁春秋共準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博士兼通孝經論語依䇿疏講解考試法於所習經問大義二十而得十八論語孝經十得八爲通

又選舉志曰易尚書公羊傳穀梁傳俱各爲小經凡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凡治孝經論語共限一歲小經各一歲半中經

各二歲大經各三歲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卷誦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凡宏文崇文生試經史策外帖孝經論語共十條通六爲第

按大中小經但以文之多寡通之遲速爲別非謂諸經之有優絀也元郝經撰祁陽賈侯碑云侯晚年惟讀語孟曰是聖賢傳心要典而世謂之小經吾欲使與六經並大可乎以宋初嘗以論孟孝經爲三小經也嗚呼是知尊經而不知經之未嘗不尊矣

杜佑通典載趙匡舉選條例曰諸色身名都不涉學簡試之時其事苟且與不試同請皆令習孝經論語其孝經口問五道論語口問十道須答問精熟知其義理並

須通八

唐書儒學傳曰貞觀初帝問孔穎達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奏對稱旨除國子司業開元時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學褚无量以孝經論語五通獻帝帝曰朕知之矣乃選郗常亭郭謙光潘元祚等爲太子諸王侍讀

李甤鄭佽家傳曰德宗曰朕幼好論語覺其篇名淺近注釋有疎卽爲卿製一殿名曰講論殿殿成與卿日夕討論共注成之

宋史李至傳曰淳化五年至上言五經書疏已板行惟二傳三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備望令重加讎校

以備刊刻從之

按玉海謂端拱三年命邢昺等亟定孝經論語爾雅正義四年十月命悉摹印頒行與史言不符考宋太宗改元端拱僅三年其明年又改淳化王氏云端拱有三年四年便誤今因祇取宋史

又選舉志曰凡進士學究初各試帖論語十條神宗罷帖經墨義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

又高閌傳曰閌爲國子司業奏取士宜先經術條具其法以六經語孟義爲第一場詩賦次之子史論又次之時務策又次之太學課試及郡國科舉盡以此爲法

金史選舉志曰大定二十九年有司言律科止知讀律不知教化之源必使通治論語孟子以涵養器度遂令自舉後復於論語孟子內試小義一道

玉海曰祥符八年三月癸卯崇文檢討馮元講論語首篇賜緋乾興元年十一月辛巳仁宗初御崇政殿西閣命侍講孫奭馮元講論語侍讀李維晏殊與焉十二月甲辰崇政殿西廡召元奭講論語上親書唐賢詩分賜天聖元年九月戊寅召輔臣觀馮元講論語賜御飛白書二年八月己卯幸國子監命直講馬龜符說論語一篇慶歷七年三月己亥邇英閣講論語序至安昌侯張禹帝曰師臣不忠讀書何爲皇祐元年四月戊子講直哉

史魚帝曰蘧伯玉不若史魚之直癸巳講季氏篇帝曰所先莫如信復問改火又問子夏子張所言交道孰勝英宗嘉祐八年十二月己巳始御邇英講論語治平元年四月甲申御邇英呂公著因講論語進戒元豐八年十二月乙亥哲宗初御邇英閣講論語賜宴資善堂賚銀幣自後講讀官以雙日赴資善堂講讀元祐二年九月十五終篇賜宴東宮建炎二年三月甲午初御經筵侍講王賓講孝悌爲仁之本紹興七年閏十月十二日說書尹焞入見講衛靈公末章稱旨遂結筆札解論語以進八年四月上之賜緋魚

司馬溫公文集元祐元年乞校稽古錄劄子曰陛下初

開經筵先講論語讀祖宗寶訓論語記孔子之言行寶訓述祖宗之聖謨誠爲從學之要

蘇軾東坡居士詩集曰邇英講論語終篇賜執政講讀史官燕於東宮又遣中使就賜御書詩各一首臣獻得紫薇花絕句翌日各以表謝復進詩一篇

程大昌演繁露曰紹興癸亥王著奏其父在建炎元年爲講官講孝弟爲仁之本合上意退批午來講義即令進入故事次日方進今此即日促進非常儀也

宋鑑曰端平元年太常少卿兼侍講徐僑奏論語一書先聖格言乞以魯經爲名升爲早講從之

按論語自漢初興即有齊魯之學文帝以來下以列

學設科上以講陳御座歷經各代崇奉不絶是以海內之士莫不自髫齔至於白首敦心諷翫文辭無敢竄越義理日以摩礱雖四書未合早已如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於羣經中尤爲人人所循習矣漢至今部類所居往往就意各出而其歸諸經者悉同今亦備採之附於左方

論語爲六藝九種經典九部之一　漢書藝文志曰劉歆有六藝略今序六藝爲九種凡易十三家書九家詩六家禮十三家樂六家春秋二十二家論語十二家孝經十一家小學十家　阮孝緒七錄序曰六藝之稱不足標牓經目今改經典故序經典錄爲內篇第一　易部五

十九卷尚書部一百九十卷詩部三百九十八卷禮部一千五百七十卷樂部二十五卷春秋部一千一百五十三卷論語部四百一十六卷孝經部一千七百一十卷小學部三百一十三卷

論語爲經錄十二類十一類十類之一舊唐書經籍志甲部爲經其類十二一曰易二曰書三曰詩四曰禮五曰樂六曰春秋七曰孝經八曰論語九曰圖緯十曰經解十一曰訓詁十二曰小學　新唐書藝文志除訓詁爲十一類　宋史藝文志又除圖緯爲十類

論語爲五經之一後漢書靈帝紀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蔡邕傳注引雒陽記所列爲尚書周易

公羊傳論語禮記　又光武十王傳沛獻王輔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傳作五經通論

按張參開元五經文字名題五經而兼及論語

論孟俱五經之一　楊士奇文淵閣書目曰廬陵李恕五經務注六卷五經者易詩書論孟

論語爲六經之一　唐書韋處厚傳處厚以帝沖怠不學合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叙其粹要題爲六經法言二十篇上之

論語爲七經之一　後漢書張純傳純案七經讖明堂圖讖明堂制度注曰七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也孔穎達春秋正義曰傳咸作七經詩王羲之寫今所存

者孝經論語毛詩周易周官左傳六經耳　陳騤宋中興書目曰劉敞著七經小傳雜釋詩書春秋周禮儀禮禮記論語七經　玉海曰劉敞七經中義其七經視小傳有易無儀禮

論語爲九經之一　王應麟小學紺珠曰九經易詩書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見經典釋文序錄唐谷那律稱九經庫九經之名始見韋表微著九經師授譜後唐校九經鏤本於國子監　司馬溫公起請科場劄子曰以臣所見莫若依先朝成法立易詩書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爲九經

按紺珠據陸氏釋文序錄載列九經之目今檢陸氏

序云撰集次第周易爲首次古文尙書次毛詩次三禮次春秋三傳次孝經次論語次老子次莊子次爾雅論語是門徒所記故次孝經春秋傳則分列爲三是其所撰集經子共十四種初未嘗表九經之稱也王氏或見自他書記憶偶誤

論孟俱九經之一　玉海曰唐分禮記等爲大經中經小經所謂九經也國朝方以三傳合一又舍儀禮而以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爲六經又以孟子升經幷論語孝經爲三小經所謂九經也　張萱萬歷重編內閣書目曰九經要義魏了翁撰今內閣存儀禮七冊禮記三冊周易二冊尙書一冊春秋二冊論語二冊孟子二冊

四書俱九經之一　九經考異自序曰九經者合四書五經而名之也

論語與孝經共爲十經之一　見宋書百官志

四書俱十一經之一　文淵閣書目曰何異孫十一經問對蓋爲小學而設所謂十一經者書詩春秋儀禮周禮禮記論語孝經大學中庸孟子不及於易者非小學所及也

論孟俱十三經之一　趙希弁讀書附志曰周易毛詩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孟子孝經爾雅以上蜀石室十三經　顧起元客座贅語曰今十三經注疏國子監刊本乃易詩書禮記周禮儀

禮左氏春秋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孟子爾雅也

論語稱魯經見宋鑑 吳師道禮部集曰王魯齋謂聖人言行萬世大經曰語曰子顧不得與帝王之書並理宗時講官徐僑嘗請錫名魯經有詔奉行時議遏之止焉於是爲魯經章句以大學中庸孟子爲之傳 經義考論語類有明黃氏品魯經

論語學庸俱稱孔經四書見聖編以論語中庸大學爲孔經謂中庸大學皆子思所作也

按諸氏又以孟子七篇爲孟經

四書亦稱四經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有張楷四經穅秕所謂四經即四書

按羣弟子纂輯聖言體聖人不敢制作至意故但以八寸策書之題曰論語其實則萬世大經也漢人漫謂之傳循名昧實蓋由於初出屋壁之一時尋著部錄則已羣知其與五典並曰語曰經於聖言略無加損尊之者不在尊經孔經之標牓也老氏書自關尹喜後皆稱曰道德經劉勰者苦獲鄧陵之屬謂墨子爲墨經而釋氏於凡所言說無不自僭爲經彼雖竊經之名其得與孔門之論語同年語耶

東陽包德潛校字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論語篇章

漢書張禹傳曰禹爲成帝師以上好論語爲論語章句獻之

後漢書儒林傳曰包咸入授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

皇氏義疏曰章句者注解因爲分斷之名也苞周二人注張侯所論而爲之分斷章句也

邢氏疏曰論語爲此書大名學而以下爲當篇之小目

論語衍說曰大抵記聖人之言者多以其類而卷袠之分特以竹簡之編既盡而止其篇目則聊舉其首二三

字以爲之別耳

十一經問對曰經書篇名只就起頭摘兩字名之亦無大義理又曰論語分爲二十篇出於漢儒繆誤

王若虛著述辨惑曰詩書以序冠篇蓋一篇總是一意論孟一章是一意不相附屬故記者但取其中三兩字爲名如學而爲政梁惠王公孫丑之類非作者意也

按分篇不獨齊魯論有之孔壁所出亦分爲二十一矣何氏謂其出于漢儒遂云繆誤非也隨摘兩字題篇古人皆然詩經可例見唐德宗嘗語李泌云覺論語篇名淺近亦過求也分章乃漢儒張包周等所爲

趙岐孟子篇敘曰論四百八十六章章次大小各當其

事無所法也

學而第一　經典釋文曰凡十六章　朱子集註同　論語稽求篇曰君子不重十一字自爲一章主忠信三句自爲一章此本子罕篇文而複簡于此者今既註重出乃不註諸此而反註之子罕篇以致威重忠信上下相承處齟齬不接　四書辨疑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九字蓋別爲一章首闕言者主名

按注疏本無凡幾章之題釋文主何注爲本所題當即據集解計之也此篇古今本章數無異毛氏等說備參而已下各倣此

爲政第二　釋文曰凡二十四章　集註同　朱子文集

范伯崇問視其所以章似述上文省其私說私所安也是否答曰論語每稱子曰即自為一段不必專以上下文求之　韓愈李翺論語筆解曰君子不器與下文子貢問君子是一段義

八佾第三漢石經曰凡廿六章廿即二十并字　釋文二十六章同　集註亦同　太平御覽述論語以人而不仁進系取於三家之堂　補廣論語答問曰禘自既灌集註引謝氏說蓋併後章通釋以見此二章或夫子一時之言　四書辨疑曰始於禘自既灌終於指其掌上下一意如線本是一章不可分之為二也

按漢石經所計章數題於各篇之末其文存者惟此

與陽貨二篇

里仁第四 釋文曰凡二十六章 集註同 張栻論語解君子去仁二句別起君子無終食之間又別起 辨疑曰南軒說君子去仁本分與前段意不復開蓋見兩段經文雖爲一意然無斷斷猶與上連作一章予謂君子以下二十七字當自爲一章 朱子文集答陳明仲書曰不遠遊與三年無改各是一章文義自不相蒙或欲牽合强爲一說非聖人本意也

公冶長第五 釋文曰凡二十九章 集註曰凡二十七章 宋刻九經本題此篇二十九章檢篇中惟子謂南容別起爲章餘皆與今本無別實二十八章 集解本

子謂南容以下亦別爲一章　朱子文集都昌縣學諸生問曰或謂子貢因孔子許子賤以君子遂有賜也何如之問而孔子以器許之是未許其爲君子也答曰二說初不相妨　何焯義門讀書記曰朱子云此君子是大槩說恐子賤未能強似子貢按此二章書不必牽連如子行三軍則誰與是子路欲自質其學問不必牽連夫子獨許顏淵來也　論語詳解曰子曰始吾於人也子曰二字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

按於予改是之語據大戴禮乃爲宰我問五帝德發與晝寢事本無相關陸氏題此篇爲二十九章當別此爲一章共南容一章較今本乃多二也

雍也第六　義疏曰古論語以雍也爲第三篇　釋文曰凡三十章　集註曰凡二十八章　四書纂疏曰雍也凡二十九章胡氏謂二十八章舊以首句自爲一章今以二章合之而仍其元數失於改也又案下子華使於齊原思爲之宰亦合爲一章今考之雖皆聖人用財之事然恐記者以類相從未必一時之言也前篇此類頗多不爲一章篇首二章雖相承亦與賜也何如相似若析爲二章不害其爲相通也如此則當爲凡三十章

集解本南軒本仲弓問子桑伯子皆別起　集解本原思爲之宰以下別起　朱子文集趙恭甫問原思爲之宰疑亦以類相從而別爲一章末詳曰此類亦多分得

不同如仲弓子桑顏淵子路不曾分子賤子貢冋也冉
求却分了蓋一時失於點對然非大義所繫不能易也
要之不若皆析為二乃佳

按子桑原思舊自各分為二故陸氏題三十章集註
初題二十九章趙氏舉正為二十八章據此則今行
集註亦與朱子原本有微異處

述而第七釋文曰舊三十九章今三十八章　集註曰
凡三十七章　十一經問對曰不憤不啓上有子曰字
當是衍文以意推之宜合束脩為一章　集解本子於
是日哭二句別為一章　釋文曰子於是日以下舊別
為章今宜合前章　南軒本子路曰子行三軍以下別

起　朱子文集趙恭甫問惟我與爾之與訓同誰與吾不與之與訓許故竊以爲恐難合作一章若子路自謂行三軍則舍我誰同覺得氣象太粗暴分作兩章而不害其相蒙則字義既明而氣象亦不覺至如此也答曰分章已見前說但與字恐難作兩般說子路問得粗暴是其氣象如此雖作兩章粗暴亦只在也　白珽湛淵靜語曰五十以學易至皆雅言也恐只當作一章分兩節蓋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子所雅言爲一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爲一節　孟子疏曰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不語怪力亂神凡此之類是有私淑艾之教也注疏考證曰此引好古敏求以

解私淑艾義而遽及子不語章於文無涉想當時誤以兩章爲一章耳　論語答問曰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此只是一章不應重出子曰字疑其爲衍文也　湛釋文曰亡而爲有以下舊爲別章今宜與前章合
淵游語曰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夫子謙辭至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亦夫子謙辭上有若字下有兩則吾似是一章蓋多一子曰耳
按舊多二章應屬子於是日哭子曰善人以下別分爲章不分於子曰善人分於亡而爲有蓋陸氏所見舊本之謁因其謁而並淚合之乃致宋儒疑上子曰字爲衍也陸氏云宜合者兩條總題但減其一又陸

氏之失於點對

〈泰伯第八〉釋文曰凡二十一章　集註同　集註吳氏曰君子篤於親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愼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語類曰張子謂先篤於親不遺故舊此其大者旣端則恭愼勇直不至難用力此說固好但不若吳氏分作兩邊說爲是　熊朋來五經說曰張子通解爲一章者以六句皆以則爲轉語上四則字其獘下二則字其效也獘亦效之不善者也然析而觀之前四句反說後二句正說各爲一類故吳氏疑屬兩章　論語稽求篇曰憲問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與曾子語本是

一章其泰伯篇有不在其位二句此複簡也乃注重出者不注泰伯篇而反注之曾子曰之上以致曾子引經不解何義　南軒本三分天下有其二別起　集註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　集註考證曰朱子舊以述武王之言而及此但以周爲言故統爲一章而或問遂收胡氏之說後以事勢言之遂以此段爲專言文王

按集註重出五章俱準前除後不在其位章如毛氏所說於理却長三分天下以下宜從朱子晚年定論別起一章爲是

子罕第九釋文曰凡三十一章皇三十章　集註曰凡

三十章　集解本牢曰子云以下別爲一章疏曰此章論孔子多藝之由但與前章異時而語故分之　吳棫論語續解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　集解本唐棣之華連上文未可與權爲一章解曰唐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常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自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惟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　程子遺書曰論語中言唐棣之華者因權而言逸詩也　陸象山語錄曰可與適道云云是說階級不同夫子因舉詩

中室是遠而之語以掃上面階級蓋雖有階級未有遠而不可進者也　朱子語類曰漢儒有反經之說只緣將下文偏其反而誤作一章解故其說相承曼衍且看集義中諸儒之說莫不連下文獨是范純夫不如此說蘇氏亦不如此說自以唐棣之華爲下截

按臯本三十章朱子合卒曰一章分唐棣一章故仍三十章釋文云三十一未知其所以異豈陸氏已欲別分唐棣章乎

鄉黨第十義疏曰古論語以鄉黨爲第二篇　釋文曰凡一章　邢疏曰此篇雖一章其間事義亦以類相從今各依文解之爲二十二節首至與與如也爲一節君

名使擯入公門執圭同集註所分爲三節君子不以紺緅飾至有明衣布爲一節齊必變食至必齊如也爲一節席不正不坐至斯出矣爲一節鄉人儺二句問人二句康子四句廐焚四句各爲一節君賜食至先飯爲一節疾至拖紳爲一節君命召二句入大廟二句朋友死三句朋友之饋三句寢不尸二句各爲一節子見齊衰至風烈必變爲一節升車至不親指爲一節色斯舉矣二句爲一節曰山梁至末爲一節此蓋因自皇氏義疏義疏惟色斯至末不分其餘皆同　集註分十七節論語答問曰入大廟全章見八佾故集註不以入分節之數　呂大臨論語解曰自孔子於鄉黨至誾誾如也言

孔子言語之變自君在至愉愉如也言孔子容貌之變
自君子不以紺緅飾至有明衣布言孔子衣服之變自
齊必變食至席不正不坐言孔子飲食居處之變自鄉
人飲酒至不親指言孔子事上接下處事應物之變
論語集說分十八節必有明衣布以上五節與疏本同
鄉人飲酒以下九節與集註本同中間以齊必變食食
不厭精祭於公食不語起為四節　論語詳解分十四
章其獨別者二章一以齊必變食至斯出矣為章一以
升車合上而以車中至末為章

按此本一章皆先儒各以意為科段入大廟每事問
亦夫子敬君之禮類列章中似未可單為截去見齊

衰者一段復文較多不註重出此何獨然

先進第十一　釋文曰凡二十三章　集註曰凡二十五章　集解本德行以下別爲一章疏曰此章鄭氏以合前章皇氏別爲一章　尤侗艮齋雜說曰陳善辨論語章次德行一節當時孔門有此四科之目故弟子記之而即接以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孝哉閔子騫二章以證顏閔之爲德行幷以例其餘也後人見無子曰遂連上文從我陳蔡爲一章陳蔡從者豈止十人患難之時何必分列四科乎以例推之如柴也愚章亦當時有此品題而即接以同也其庶乎賜不受命爲一章若以無子曰爲疑將連上文非吾徒也可乎　南軒本顏淵死

子哭之慟連上天喪予爲一段　論語辨惑曰子路之爲人門人知之熟矣鼓瑟一事雖夫子所不取亦未爲大過也而遽不敬焉何好惡之輕乎盡其所以不敬者不獨在此也當是兩章　集解本子曰回也其庶乎二節連上爲章　釋文曰子曰回也云云或別爲章今所不用　集解本子曰論篤是與節連上爲章疏曰此亦善人之道也故同爲一章當是異時之語故別言子曰也論篤是與者謂論篤是善人歟

按集註別分回也論篤爲章故較舊章多二然所合去德行一章不以乘除豈釋文所據本先已從鄭不從皇歟

顏淵第十二 釋文曰凡二十四章 集註同 釋文曰子路無宿諾或分此爲別章 林之奇講義曰子路一聞見與之言遂有驕恣之心方且無宿夜然諾不待明日必係而行之孔子見其如此故復以聽訟猶人抑之蓋三段只是一段與乘桴浮海衣敝緼袍章同例 四書辨疑曰無宿諾與前片言折獄無相干涉彼時元分二章邢昺輒合之爲一也林少穎更連下文聽訟吾猶人也通爲一章其說益牽強不通

子路第十三 釋文曰凡三十章 集註同 論語集說曰不恒其德已下諸家連上章合爲一 今從東溪劉氏分爲二章

按此經中凡先列數語後用子曰字者多聖人敘述諸經時言不占而已贊易言也才難其然敘書言也末思何遠删詩言也祭如不祭定禮言也連類並觀劉氏之分此一章誠非無見

憲問第十四 釋文曰凡四十四章 集註曰凡四十七章 集解本克伐怨欲兩節連上恥也爲一章 又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連上不謀其政爲一章 稽求篇曰夫子既言位分之嚴故曾子引夫子贊易之辭以爲證此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正同 韓李筆解曰子貢方人吾謂義連上文云夫子自道我無能者此是比方君子之言也惟子貢明之故門人記子貢方人四

字下文曰賢乎哉善子貢能知我比方人耳復云不暇
者終自晦也　集解本子曰作者七人矣連上其次辟
言爲一章　筆解曰包氏以上文連此七人失其旨吾
謂別段非上避世事也下文子曰別起義端避世本無
爲作者本有爲顯非一義　論語辨惑曰作者七人雖
不見主名其文勢似與上文爲一章子曰字疑衍
按集註所多三章係克伐一章曾子一章作者一章
衛靈公第十五釋文曰凡四十九章　集註曰凡四十
一章　集解本義疏本俱以明日遂行至窮斯濫矣別
爲一章　辨疑曰衛靈問陳一節孔子在衛子路慍見
一節孔子在陳兩節非一時甚明第二與第三章果在

何時無文可考今乃通指爲一時之言未敢信也蓋史記世家竊斯濫下載有多學一章所以生學者之疑論語辨惑曰記者以斯民也云云屬聖人無毀譽之下義甚齟齬疑是兩章而脫其子曰字　釋文曰鄭本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一章在知及章後

按此篇雖有後儒刪併之章不應舊多至此以趙岐言四百八十六章統全經計之釋文九字當是三字之誤史記孔子世家問陳絶糧二事相距甚遠在陳已下理宜別爲一章而集解本以明日遂行句分劃屬下愈令義不可解後竟通爲一章由集解之界辨未精啓之耳

季氏第十六 釋文曰凡十四章 集註同 論語答問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及祿之去公室二章想只是一時之言分章者以前章通論天下之勢後章專論魯事故于其中加孔子曰三字而析之爲二章爾 集說合見善如不及齊景公有馬千駟二章爲一其說詳見條考 古史柳下惠傳亦合二章爲一

陽貨第十七 漢石經曰凡廿六章 釋文曰凡二十四章 集註曰凡二十六章 集解本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連上爲章 論語答問曰此必一時之言但錄之者以其兩意故著二子曰字以分其章 集註曰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爲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集解本

子謂伯魚曰已下連上爲章　論語詳解曰言詩雖相通而教子與教門人定非一時宜別爲一章　韓李筆解解禮云禮云節曰此連上文訓伯魚之辭也　筆解又合內荏鄉原二章爲一　唐石經無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一章

按集註所趨章數與漢相合何氏誤併上知伯魚兩章故云二十四章

微子第十八　釋文曰凡十四章　集註曰凡十一章

太平御覽逸民部以子路曰不仕無義節連下逸民章合引爲一　姚旅露書曰周公謂魯公節舉先世用人忠厚之意正以見八士節多才散逸不能法祖用賢故

耳二節當是一章

按古人離析章句往往以有言者主名爲斷此篇如孔子曰殷有三仁子路曰不仕無義子曰不降其志各有曰字義端舊本多于集註三章或誤于此三處別分章耶覌太平御覽所引可以反例

子張第十九釋文曰凡二十五章　集註同　義疏曰此篇凡二十四章大分爲五段第五子貢語自有五章其叔孫武叔二章連絡不別提頭蓋合爲一章

堯曰第二十釋文曰凡三章　集註同　義疏曰堯曰一章中凡有五重自篇首至永終爲第一舜亦以命禹爲第二曰予小子至朕躬爲第三周有大賚至一人爲

第四謹權量至章末爲第五　南軒本曰子小子履別起謹權量又別起　朱子與張敬夫書曰謹權量以下皆武王事當自周有大賚以下至公則說爲一章　釋文曰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魯論無此章

按古論語分此一篇爲二則堯曰凡一章子張凡二章魯論無不知命章則堯曰凡二章

義疏曰侃昔受師業自學而至堯曰凡二十篇首末相次無別科而以學而最先者言降聖人以下皆須學成也先學後乃可爲政化民故以爲政次學而政之所裁裁於斯濫故以八佾次爲政季氏之惡由於不近仁避惡從善宜居仁里故以里仁次八佾公冶雖在縲紲而

爲聖師證明若不近仁則曲直難辨故公冶次里仁雖
無橫非亦是不遇之流故雍也次公冶非惟二賢不遇
而聖亦失常故以逃而次雍也泰伯賢人尚能讓國以
證孔子大聖豈以粃糠累眞故以泰伯次逃而外遠富
貴旣爲粃糠還反凝寂所以希言故以子罕次泰伯旣
朝廷感希還退應於鄉黨故以鄉黨次子罕敎鄉黨則
進受業者宜有先後故以先進次鄉黨進業之冠莫過
顏淵故顏淵次先進武劣於文故子路次顏淵淵路旣
允文允武則學優者宜仕故以憲問次子路憲旣問仕
因舉時不可仕之君故以衞靈公次憲問旣明君惡復
據臣凶故以季氏次衞靈公時凶亂非惟國臣陪臣之

賤亦並凶惡故陽貨次季氏天下並惡則賢宜遠避故以微子次陽貨人人皆去則誰爲匡輔若未得去者必宜致身故以子張次微子去留當理事迹無虧則太平可覩揖讓如堯故堯曰最後次子張也

論語詳解曰篇中各章次第相承多以類附其記諸賢語皆與聖言相發

按皇氏以二十篇篇目次第聯貫牽强之弊已若叢生鄭氏詳解更欲以其四百八十餘章一一貫之如解學而首章云學是一書之綱次章云夫子言學無所指此附以有子言仁明學莫大于爲仁仁莫切于孝弟三章云上以不好犯上作亂謂爲仁見不仁所

關係大此以巧言令色爲鮮仁見仁之所存主深四
章云此因前章巧令類記曾子忠信爲近仁學習之
本也此等議論僅足供童蒙巧搭制義之用未必有
當於孔氏門人之意況至五章六章仍自不能傅會
而以後更多無聊其又何樂爲此秀水陳懿典著論
語貫義更專以聯貫篇章爲書自序言孔穎達論語
正義各篇首皆論次第之意即斯言已形鬧惱所貫
殆可想而知也門弟子集記聖人之言隨得隨論其
間以類相從固亦時有必謂其枝枝相續葉葉相生
前有帽頭後有結尾則孟浪甚矣
羅喻義論語分篇二卷自序曰論語二十篇其別爲二

分前十篇聖賢分開宗言學終之以時易之道也後十篇帝王分開宗言用終之以中書之道也一者顯諸仁一者藏諸用一者可與立一者可與權題曰讀論語分篇貽予用好

按世俗分此經前十篇曰上論後十篇曰下論制義目錄每以大書而雜說中未聞一及或曰此但以簡帙稍多一編不能容中分裂之村師坊賈遂沿以成習未嘗有所見也然論語二十篇中分之每必十篇宜矣孟子七篇或三或四分可不拘執也乃世必以其三篇爲上四篇爲下儻有稱離婁篇爲上孟者雖童子必竊笑之何耶詳玩二經其間誠似有可分之

因論語前十篇文尤質實後十篇稍有意於句法章
法與禮記檀弓等篇往往相類又鄉黨篇附記聖人
動容似已終前九篇語爲一書山梁節殘脫獨甚理
亦因居篇尾致然孟子前三篇多對時君及與時人
辨論文尤長展後四篇自撰法度之言或與門弟子
相疑難其文詳簡相參簡者較多又前三篇先有好
辨一章爲總後四篇更以堯舜章總之此豈村師坊
賈所無心偶合者耶孫宣公爲孟子音義二卷以離
婁上分篇於上卷末其時無如今見可知宋高宗石
經論語各篇俱首尾行次接續惟鄉黨篇畢處其尾
不書而以先進篇別爲一碑似有分別上下之意則

此見當起自南宋矣或謂朱子已嘗有上論下論上孟下孟之稱遂閱全書失留心今未及復檢羅氏說本穿鑿無取而其別爲二分實與所見同也愚乃因其端以遂言焉

浦江于　壇
潘登明校字